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蒋子龙

JIANG ZI LONG

代表作



作 者

大家的情绪显得过分紧张和好奇，
人间显然不全是办喜事，可也不全
办丧事那样悲苦。

东店子起了火，东有人要跳井，
东则得了石磨风车的吊板，东付给
一场大戏的爆发……

人的显赫和受辱、机警，怀
着戒惧之心。性：然而又有着某种
热切的幻想，疯狂强大的刺激，刺
激的震动，但又冷静而又怕。一种
前所未有的冲动，律无忌憚的狂热，
然而又透：惶：。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既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美壁

前 言

蒋子龙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中年作家，他以工业题材的创作蜚声文坛，以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艺术气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六次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蒋子龙三次获奖并两次夺魁，而在三届中篇评奖中，他又不虚一榜，连中三元。这是一位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

蒋子龙并非得天独厚的文学骄子，他既不是文学世家出身，也没有受过名师的指点和有着令人羡慕的学历。一九四一年，他出生在河北省沧县农村，少年时代随兄到天津读书。一九五八年初毕业后，进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两年后又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一九六五年回到原工厂，开始了产业工人生活。如果说蒋子龙成为作家有什么优长之处的话，那就是他的进攻型气质和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蒋子龙从小就很个性，干事情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无论在工厂学手艺，还是在部队学制图，他都对生活 and 事业表现出一种浓厚的

兴趣和巨大的热情。自从事创作后，他更把“开拓”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他的工农兵“三级跳”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二十多年产业工人的生活积累，为他进行创作，尤其为他真实地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描绘工业战线的伟大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蒋子龙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于六十年代初在部队时就开始练笔，并于一九六五年在《甘肃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新站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却还不懂得‘文学’这两个字真正所包含的内容”，（《蒋子龙选集·自序》）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压力 and 责任感。并且这种比较轻松的写作，很快也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而中断了。七十年代初，当他又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国整个文学事业已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文学的真实的生命和圣洁的灵统遭到了邪恶势力的亵渎。人们只能按照某种模式去编造生活，而不能表现活泼泼的思想和新鲜真实的生活图景，文坛上死气沉沉，千篇一律。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蒋子龙这时的创作，如《三个起重工》、《压力》等，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某些明显的时代印痕。对此，他有着深深的烦恼和焦虑，渴望挣脱这些模式的束缚而一展其艺术才华。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当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稍稍出现新的转机时，这位年轻的工人业余作者，便以惊人的勇气和热情，向禁锢人们思想和艺术生命的清规戒律展开了猛烈的冲击，这就是发表在一九七六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坚持从生活出发，勇敢地背离写“走资派”、写“阶级斗争”之经，叛“四人帮”鼓吹的批“唯生产力论”之道，热情地讴歌了一位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身的老干部，大胆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它以现实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思想力量，率

先揭开了七十年代我国工区文学的新篇章。《机电局长的一天》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但是，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使黑白颠倒，蒋子龙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次创作的甘苦得失，没有来得及认真研究大量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就和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的厄运。这不只是蒋子龙个人的灾难，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后来，他按照当时当权者“将功补过”的指示，写了一篇意在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题材小说《铁钹传》。但是，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事情很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铁钹传》受到了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则被重新肯定。

“路，弯弯曲曲”。蒋子龙的创作坎坎坷坷，几经磨难。他尝过一次次“精神裂变”的滋味，有过“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的“思想脱皮”之苦。然而，正是这些坎坷和磨难，加深了他对人生的理解，进一步冶炼了他的性格，使他终于认识了文学，领悟了文学的真谛。他对自己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多次创作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路，弯弯曲曲》）文学一旦离开人民，灵魂就会苍白，生命就会枯竭。他决心将自己的创作和人民的悲欢融合在一起，把对文学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这一点成为他创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使他自此踏上一条坚实的创作道路，表现出一种卓然不凡的胆识和才情。

当一场真正的文学新潮到来的时候，蒋子龙果真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学弄潮儿。一九七九年，他度过了创作上的又一个沉默期之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以不同凡响的思想和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以崭新的人物和主题令人耳目一新。它是新时期最早正面反映四化建设的有影响的作品，其社会反响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它是蒋子龙创作

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新时期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从此，蒋子龙接连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常常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成为当代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

如果说蒋子龙六、七十年代不平坦的创作经历，更多地从反面启发了他，成为他创作上获得成功的巨大思想财富；那么，锐意进取，不断登临新境界的开拓精神和崇高追求，则是他新时期以来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蒋子龙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和荣誉，他说，“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作的本身，是执着的求索，是痛苦的研磨。”（《路，弯弯曲曲》）“文学的全部滋味都在这不断的开拓之中。”（《领奖词》）因此，创作中他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他不仅认为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文学创作的路，而且要求自己能够不断地征服自己，超过自己。每当写出成功的作品或者得到新荣誉的时候，蒋子龙从不陶醉，也不感到轻松，相反总有一种压力沉重、责任繁难的感觉。这种无形的压力 and 责任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他不断地寻觅新路，以求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所前进和创新。这对一个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家来说，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蒋子龙勇敢地选择了这一难题，并为之付出最大的心血和代价。

一九七九年《乔厂长上任记》的问世，显示出了蒋子龙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使他一举成名。然而，当人们还在为乔光朴这个开拓者的成功典型激动不已的时候，当人们还在为作家显露出的粗犷雄劲的艺术格调津津乐道的时候，蒋子龙已在思考下一步如何另辟途径了。果然，一九八〇年他的获奖短篇《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以和《乔厂长上任记》大相异趣的风格特色，塑造出一个与乔厂长迥然不同的新典型——金厂长，一个被复杂生

活扭曲了的人物。作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概括出了新的主题和人物，表现了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深沉思考，同时进一步显示出蒋子龙深厚的创作潜力和塑造典型的本领。一九八二年在全国获奖短篇中名列榜首的《拜年》，又以着意向生活的深处开掘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受人称道。作品的主人公冷占国，既不是乔厂长那样焕发着时代精神的开拓者，也不是金厂长那样好坏难辨的人，而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实干家。严峻的现实环境，使他的命运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人们从这篇小说中，更多地看见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和改革征途上的艰难，其深沉冷峻的笔锋，较之《乔厂长上任记》热情奔放的格调，似有着更多撼动人心的力量。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和《燕赵悲歌》，除了在思想艺术上的创新外，还向人们报告了作家在文学题材拓展上的新成就。《锅碗瓢盆交响曲》以动人心扉的青春旋律和轻快有力的节奏，使读者领略了商业战线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燕赵悲歌》则以宏大的气魄，全景式的镜头，展现了我国农村出现的奇迹般的改革风貌。仅此一点就使人们看到了，蒋子龙在多方探索追求的同时，还在不断突破题材的局限，奋力开辟新的领域，从而在更广阔的生活天地里施展艺术才华，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他的确是一位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艺术家。

二

新时期以来，在不算长的五、六年中，蒋子龙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工业题材的创作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的创作比较早期地把注意力转向表现新时期的现实斗

争，促进了以反映四化、改革为题材的文学潮流的兴起，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

蒋子龙思想敏锐，勇于创新。他总是勇敢地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之中，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关注着生活发展的动向，并以其有穿透力的目光，真实而迅速地摄取下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一九七九年，当“伤痕文学”还在方兴未艾之时，蒋子龙就拿出了反映四化建设生活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深刻的思想见识，真实地描绘了四化征途上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深刻地揭示了来自干部队伍内部的重重阻力，尖锐地提出干部队伍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而深深地牵动了人们的心。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第一面鲜亮的旗帜。它较早地感应时代的召唤，把注意力转向了开拓新路的斗争，不只是揭露“四人帮”造成的伤痕，而且热情地呼唤在现实中开拓未来的新人，塑造了乔光朴这个四化建设创业者、开拓者的新时代的英雄典型，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当前现实生活提供了经验。自此，写四化、写改革的作品日益增多，四化建设创业者、开拓者的新人形象接踵而至，形成一股强大的“改革文学”的潮流。

第二，他的创作开拓了工业题材的社会内容，跳出了以往“车间文学”、“工厂文学”的狭小天地，成为具有深广社会性的社会文学。这一重大突破，使我国工业题材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子龙描写工业战线生活的作品，在时刻关注迅速变化的工业战线的同时，还满腔热情地关注着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各种社会思潮，把工厂生活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情

感。在此基础上，作家的眼界更开阔了，立足点更高了。比如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都是工业题材的作品，反映的是工业战线上“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但它们决不是就工业写工业，就工厂写工厂，而是概括了更广阔的生活领域，揭示了更深刻的思想主题。作品笔墨所至，或者大胆地提出四化建设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和种种问题，或者尖锐地触及国家经济体制、干部制度的重大改革，或者探索人生的道路和人的灵魂的奥秘。因此，这些作品大大越过工厂的围墙，而具有了更深广的社会性。人们从蒋子龙的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工业战线的沸腾景象，同时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风貌。这显然是以往的“车间文学”、“工厂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蒋子龙对工业题材文学的社会内容的开拓，还表现在对生活揭示的深度上。一方面，蒋子龙敢于大胆地对那些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揭露，诸如十年动乱对人们精神世界的腐蚀，各类旧的社会积习和弊端，种种有形无形的阻挠社会改革的力量，以及党风不纯，社会风气不正等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现实主义的真切描绘和无情的剖析，使作品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撼人力量。另一方面，蒋子龙在反映社会现实时，不把眼光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是跳出了事件过程，跳出方案之争，把笔深入到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心灵深处中去，着意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剖示和心理变动的描绘，透过人的变化反映社会时代的变迁。比如《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通过对厂长金凤池复杂行为和复杂心灵的真实描绘，使人们看到了复杂的生活所造就出的复杂人物，含而不露地揭示了不正之风在严重地腐蚀着社会，扭曲着人们的灵魂。金凤池不是个理想人物，但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大滑头”。他的滑是社会上种种不正之

风孕育出来的。当他走后门，拉关系，耍手腕，四处讨好的时候，内心深处确不无“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人们从这个人物心灵的“年轮”上，能够看到某些时代的印记和世间的冷暖，不禁掩卷而深思之。蒋子龙注意通过人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现实，注意透过工厂的日常生活来揭示其中隐含的意义，这种探索 and 追求，无疑拓深了工业题材作品的思想蕴涵，增强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他的创作的确为我国工业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气派，开辟了一条新路。

第三，蒋子龙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四化建设者、创业者的形象系列和一个包括多种职务、多种行业、多种年龄、多种类型的工业战线的人物谱系，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在蒋子龙塑造的一大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形象中，成就最高、最有光彩的是那些四化建设创业者、开拓者的新人形象。蒋子龙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把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形象作为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他说：“我们就是要通过新人的形象，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为“创业者”讴歌》）这一明确的创作思想，在他的一系列成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他独特的思想、气质，也使他对那些敢于并善于在改革中推动历史前进的革新者、创造者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挚爱之情。他总是满腔激情地呼唤他们，讴歌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才情、心血和文思献给了他们，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被誉为“开拓者家族”的新人形象系列。象胸有全局、知人善任的机电局局长霍大道；（《机电局长的一天》）理想坚定执着、知难而上、对事业一片赤诚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目光远大、力主改革的政治家，省委工业

书记车逢宽；（《开拓者》）外柔内刚、勇于对新的人生道路进行探求和开拓的年轻姑娘解净；（《赤橙黄绿青蓝紫》）善于琢磨，要“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开花”的春城饭店经理牛宏；（《锅碗瓢盆交响曲》）以及具有卓越智慧和惊人创造性的农民改革家武耕新（《燕赵悲歌》）等。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崇高的理想和炽烈的情感，充分展示出他们作为时代骄子的性格光彩和动人风貌，给人以巨大激励和鼓舞。

毋庸讳言，就这些创业者、开拓者的思想性格而言，确有共同之点。但作家以他雄厚的生活积累，刻画人物独特的个性和追求，使他们同时又是一个个性格鲜明、独具风采的活生生的人。比如霍大道、乔光朴、车逢宽等，同是工业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社会主义信念理想上，在迎着困难前进的开拓精神上，的确颇为相似，但性格气度却明显不同：霍大道沉稳老练，具有领导者的风度才干；乔光朴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实业家；车逢宽则更富于智慧和经验，他的超远的革命胸襟和洞察复杂现实的深邃目光，显然要高霍、乔一筹。又如，同是新生活孕育出来的先进青年女性，解净和凤兆丽虽然都有过心灵的创伤，又都重新坚强地站了起来，但其性格、气质、风度、魅力决不雷同。解净外柔内刚、追求执着，性情文静、气质非凡，却不露锋芒；凤兆丽则更多一些“现代派”青年的气息，更为聪明开朗，热情泼辣。当然，人们也绝不会将同样潇洒英俊，机智聪明的刘思佳和牛宏混同起来，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给人们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蒋子龙在人物塑造上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他对各级领导干部形象的刻画。在蒋子龙之前，工业题材，乃至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少描写领导干部的形象，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更为少见。蒋子龙的创作，不仅写基层的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而且写厂长、公司经理、局长，直至部长、省委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当然，问题不在于写不写领导干部，或所写干部的级别职位，而在于作家对各类领导干部大胆真实的描绘，为全面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创造了条件，在于这一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追求符合社会时代的要求。因为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在为四化奋斗的道路上，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许多复杂的矛盾往往体现在他们身上，写好他们，就能提挈全盘，从根本上回答一些问题。因此，蒋子龙对各级领导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创举，它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着眼全局的宏大气派，体现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蒋子龙塑造的各类青年形象也非常富有活力。无论是那些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开拓型青年，还是有着各种缺点弱点的后进青年，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亮的时代色彩。他们有声有色的人生戏剧，传达着生活激流奔腾向前的轰鸣！

此外，蒋子龙还出色地刻画了一些阻碍改革的消极形象和反面人物。如诡谲多诈的市偿式政客冀中；（《乔厂长上任记》）当官不出力，遇事进医院的平庸之輩徐进亭；（《机电局长的一天》）放弃原则，以八面讨好，多方维持为能事的“维持会长”铁键；（《维持会长》）思想僵化、灵魂卑怯的游刚；（《锅碗瓢盆交响曲》）以及争权夺利，嫉贤妒能的李峰（《燕赵悲歌》）等等。作家描写这些人物时，不是把他们简单化、漫画化，而是把他们当作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存在而加以表现，既真实地描绘他们自私卑微的灵魂和阻挠改革的行为，又注意揭示其存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使人们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社会的另一个侧面，看到改革事业艰难的现状和现实关系的种种复杂性，从反面启发人们、激励人们去变革现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

这些形象更具有独特的社会认识意义。

蒋子龙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他要盯紧人、要概括出某种社会精神状态典型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他认为文学的使命是刻画人物，“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可以用浓墨重彩渲染主要事件。但作家的着眼点要始终盯紧人，写人的精神状态、品格、气质、风度和魅力，由此概括出社会精神状态的典型。”（《杂记三篇》）基于这一点，蒋子龙常常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生活里带着某种社会精神状态的人物，并且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注意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把时代生活的变化融进自己的笔墨里，在努力刻画人物独特的品格、气质、风度、魅力之时，充分表现人物身上浓烈的时代色彩，揭示其精神状态的时代根源。这就使他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突破自身行业、职位的界限，成为具有一定深度的社会精神状态的典型。所以在蒋子龙的笔下，既有象乔光朴那样应新的历史使命召唤而出现的四化建设开拓者的典型，也有象冀申那样烙印着十年动乱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严重腐蚀、随时善变、危害四化的典型；当然还有象钱键那样身居高位而失去了党性原则、貌似公正、实际向歪风邪气低头的“维持会长”式的典型。这些不同的社会精神状态的典型，从各个方面给人们以不同的启示，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

三

蒋子龙的创作已经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气势雄浑、粗犷豪放，交织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洋溢着炽烈的情感和对生活的坚定信念。语言酣畅，笔力遒劲，

呈现出一种深沉雄大的格调和风采。

蒋子龙创作的风格和特点，深深地受了现代化大企业雄浑气势的影响。打开他的作品，似有一股豪气扑面而来，使你明显地感到一种炽热、豪放、激情磅礴的气势，感到一种和生活本身那样浑然一体的深沉感人的力量。这主要是和他对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以及艺术构思、艺术手法等紧密相关的。

首先，蒋子龙惯于捕捉那些紧迫重大、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题材，敢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中那些激动人心，发人深省的矛盾冲突。他很少写轻松、轻快的题材，也不大留意细微的人情世故和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努力使创作时所选择的矛盾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能反映那些真正能牵动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即异常迅速而大胆地将人们感觉紧迫的问题，或者还属于萌芽状态而未被人们认识的问题捕捉出来，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乔厂长上任记》比较早地揭示了四化建设面临的阻力和斗争，及时地提出干部是实现四化的关键这一重大问题，激起了亿万人民心灵的共鸣。《开拓者》从工业发展的道路入手，大胆地触及了国家经济体制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字里行间使读者感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感到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锅碗瓢盆交响曲》较为轻快明朗，但改革仍是其中的主旋律，作家弹奏的仍是变革现实生活的时代进行曲。他一九八四年发表的描绘农村经济改革的《燕赵悲歌》，更是打破“距离论”，迅速而切近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力作。在这篇作品中，蒋子龙怀着对改革大业和改革英雄的炽烈情感，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示其伟大风貌。他一方面把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及其改革事业放在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发展背景上，把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联系起来，从宏观上展示改革的整体风貌，揭示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